

續修裕州志序

從來州邑之志必紀其地之山川物
產人民疆域以及風俗之淳澆賦役
之增損所以待輶軒之採而備太史
之徵故逾時必爲之增修久則恐有
所遺軼蓋以考之於傳聞不若得之

於親見者之爲足信也裕州古方城
地居荆楚上游而爲南陽大屬昔戶
口號稱極盛民間奇行節孝文人碩
士本不乏人其載在州志者更僕難
數迨勝國屢遭兵火故老遺亡舊志
殘缺康熙癸巳年間前守董君奉

重修乃捃拾遺編博稽遠考撰成州志六卷然亦僅得十一於千百當其時事傳人忘人傳事軼者不知其凡

幾迄今懷古君子未嘗不把卷而心

傷之是亦無可如何者也

名立承乏

是邦于茲六載去董君修志之日已

歷三十餘年此數十年間生計教誨
上戴

聖天子之化道下被諸

上憲之撫掩其野無荒土戶誦詩書閭
閻之間彬彬揖讓且民婦之節烈時
聞而學士之文風日起此觀事君

裕時又大不侔矣于是因思三十年
爲一世此一世中少者壯壯者老小
民可風可傳之事耳聞目覩確見而
無疑者不及此時急爲志之將更歷
數十年其可信者漸至於可疑而可
疑者漸至於遺亡而莫考是果誰之

責也歟第媿

名立

以荒陋之學不敢

妄有所更定而又艱於工費弗能大

事纂修惟就董君舊志卷中自康熙

五十五年之後諮詢採訪得之見聞

可信者取而續入之不使事久遺軼

湮沒弗傳故或紀人物之善良或紀

丁賦之增革或紀時事之廢興或紀
土風之變易無不詳加考核至再至
三至於近時詩歌亦必廣爲搜集捐
貲若干付諸剗剗以備他年之採取
云爾若夫志中序傳間有不合體裁
而藝文所載篇什有不盡雅馴者因

非重修另刻故咸仍其舊焉且以待
後時博學明眼之君子而非名立所
敢妄及者矣是爲之序

乾隆五年歲次庚申夏四月裕州知州蘭
山宋名立書於署齋

堵陽賦

有序

褚介昌

堵陽春秋時楚之方城也屈完指以却齊桓其
地之雄勝可知至東漢而光武起於南陽境內
率王侯戚里田園甲第溢郭充衢槩可想見六
朝五代歷世相沿地沃民稠間遇兵燹亦不至
凋弊已甚也迨至明季盛極而衰流寇蹂躪無
遺市井蕭條田疇荒蕪蕩焉燼焉父老之流傳
不亦良可慨哉

今上龍飛輕徭薄賦息訟停刑生養休息蓋已有年
至康熙四十五年郡伯董公諱學禮來蒞茲土
慈祥愷悌樂易和平政成而俗應矣加以年歲
屢登污萊盡闢蓋親民之伯牧其轉旋也爲甚
易而時和則氣自應亦理數之必然是以里多
敦睦之風戶有弦歌之樂以今視昔豐瘁不鮮
殊哉

介昌

幸生其際擊壤歌衢其能已乎適

葺州志則盛衰之會轉移之故尤不可不

爰作斯賦以貽來禩焉其詞曰

昆水之湯天封之北沃土啓疆高原立國方城
楚域堵陽漢設星躔鶉火之次地紀天中之脉
嵩高東峙漢江南接土膏潤而四布泉流清而
激越人多力作土宜稼穡慨自流氛見於前代
災傷傳於昔日未獲睹繁麗於當時常深緬仰
猶幸際轉旋於日夕快茲起色溯厥來由固欣
聖王之化以神允泐賢牧之政與德是用攄詞質文

維則當夫禹析九州周圖王會居豫土而宅中
分卜洛之南界其形勝也喬峙舒屏環流縈帶
左顧乎平昌右紆清洧鄆陵綿亘而前抱汭洛
逶迤而擁衛據荆襄之上游扼河嶽而勢大分
少室之蜿蜒接龍門之發派佳氣鬱蒼中原冠
蓋其曠衍也則原隰拓土罔巒表疇溝塍繡錯
丘甸雲浮震雷封而計輸廣望烟爨而企袤周
咽候南朔鎖鑰傳郵轉輸貨物則梯航並集

童土產則良牯兼收若夫山川巖壑迴環
長林古木參差膠葛佳蔬珍菓烹甘茹液奇
異香流香布色雖屬地氣之滋生亦由政平
洽俗美風淳之所得惟其寒燠應時雨暘
則山川爲之增麗林木爲之挺質朱草華
岩而布壑靈芝桂菌叢蹊而蔚澤豈非盛
禎祥不異清時之屈軼於是山則九崖
頂標奇黃石亦號金頂大乘有似須彌羅

起瀑布泉飛驪山傳老母之洞牛巖識藟

栖雲興表瑞雨潤郊圻水則潘水澄瀾清

藻賈冒漣漪趙名瀨森三里十里成川

流殊道不注水經注洋豈少至若泉有

傳拔倒煖可灌田旱堪祈禱物產則夏材

生草蕙蘅蓊蔓子經樓桑竹蔬二今蔬

人後春菜山中豐秋實嶺腰

連近鶴峴延陵而三窟冰

連近鶴峴延陵而三窟冰

蘭而七襄豐狐文豹葺鹿麝麝畫眉巧轉以
語鵲雉雄雉以舒章神羊喜直而善觸騶虞聖
席而呈祥產奇毓異更僕難詳川澤則金鯉素
魴旅鱣潛鰓鰲守稱神蟬蛻若縑鴛鴦游于淵
渚鷓鴣窺乎漱澗春籊秋葭寒菱煖茨誇汗池
之藕蓮嗜澗溪之菖歎畧採可施材腹不減其
農圃則有來牟夏熱稷黍秋登稻香鸚啄豆老
鴻賓豐固樂夫烹葵而介壽歎亦猶見擊鼓而

歛幽桑麻越陌芋蕓分塍春初之韭早剪秋末
之菰晚騰芹逾雲夢瓜軋東陵其園林則名花
浦徑珍木羅丘松濤竹漾梅蕾柳眸挹薔薇之
朝露觀合歡之夜綢棠嬌睡暖蓉艷醉秋牡丹
與芍藥爭麗巖桂偕籬菊並幽以至膽桃刺玉
零栗綻榴花難悉數菓亦罕儔其人文士俗
聰穎比肩英奇接武仰廷尉之持平溯乘驄之
堪譜士著圭璋來游綬組處處詩書人人樽酒

若乃附籍編氓寓留客戶燕趙齊徐魏懷鄆
或風勁而直與剗或習誇而豪以武或嗇而
勤或辨而善賈以至秦晉紛投粵閩錯處嗜異
言嚙分規別矩雖質性之不齊被風教而胥類
共熙洽于農桑更纏綿乎賓主社酒醉翁蜡壇
淵鼓喜牧宰之化裁爲永言而起舞歌之一日
七峰秀兮赭水明轉地軸兮樂昇平旣庶而富
何營營犁鋤徧野畝縱橫召杜爲政樂難名歌